孝經或問

孝經或問引言

孔子述而不作其作孝經也蓋繼往開來調
元贊化之書而孔子欲輔明王孝治之心於
是焉寄也此經不明久矣不明故不行不行
故人心不正學術不醇政教不興而作經之
心幾晦
聖天子加意表章申諭多士講究力行此誠
明王孝治之一大會也愚敬信此經如天地
神明父母師保二十年苦心玩索沉潛反覆

或晨夕焚香恭誦數過久之始敢作本義大全二書既成乃與學者日講究之力行之而學者尚紛紛多狃舊見半昧宗指愚於是不敢不作或問所以明大意揭宗傳辯眞僞闢附會詮章旨析疑似而末尤拳拳於表章之實道統之傳也其爲卷凡三綱凡六十有五目凡百十有二有前所未言而訂補者有前所巳言而重申者言之不足而再言之而詳言之而屢言重言之愚豈好辯哉周茂叔曰

世無孔子萬古長夜今聖天子表章孔子所作之經而欲明之行之所以旦萬古之夜也誠使此經昭然明於今之天下而明之而行之而實明實行之而亟明亟行之如日月之中天江河之行地然者道豈遠乎哉愚極知僭踰且固陋然愚區區千慮之愚或亦可以少副聖天子孝治之意不聊孔子作經之心而於人心學術政教庶亦有小補乎

崇禎戊寅肇秋吉日伊雒呂維祺介孺甫敬

書於孝友堂

孝經或問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孝經或問目錄終

孝經或問卷之一

明新安呂維祺著

論孔子作孝經大意

或問孝經何爲而作也曰爲闡發明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作也孔子本欲得明王輔之以行孝治天下之道而道卒不行故其晚年傳之曾子以詔天下與來世非特爲家庭溫凊定省之儀節言也

論孝經獨稱經

或問五經初未稱經其言經者後人推尊之耳獨孝經孔子卽謂之經何也曰經者常也自古雍熙太和之治率本於孝故首云先王有至德要道又云明王以孝治天下又云明王事天明事地察蓋謂其爲後世帝王治天下之準萬世不易之常法也故謂之經卽經中天地之經經字

論五經不可無孝經

或問五經之言孝備矣其作孝經者何也曰

五經之言孝孝之散殊也孝經之言孝孝之統會也有五經不可無孝經猶之洪河之水不可無星宿之源海若之滙也

論春秋不可無孝經

或問孔子既作春秋復作孝經有微意乎曰孔子之意若曰吾令天下萬世不敢爲亂臣孰若令願爲忠臣令天下萬世不敢爲賊子孰若令願爲孝子此作經微意也蓋孔子欲爲東周素心世有明王即執此以

任矣

論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或問孔子自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也曰志者猶言其心之所欲也行者猶言行此道于天下後世也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不能得位行道誅亂臣討賊子但寓誅討之意于筆削間耳故曰志在春秋孝經亦天子之事也其中所言皆修德立教孝治天下之事使果見諸施行豈不成一

上下無怨天下和平世界故曰行在孝經

論孔子作經之年

或問孔子作孝經在何年曰按白虎通謂孔子已作春秋復作孝經似孝經之作在春秋後要亦不甚相遠先臣宋濂作孔子生卒辨併孔聖全書年譜皆謂七十二語曾子著孝經然學者但當融會義理不必深泥

論孝經傳曾子

或問孔子何獨傳孝經於曾子曰曾子平日篤實又能純心行孝此道非曾子不能傳故因閒居而諄諄言之曾子退而筆記之也然必有經孔子之錐例者史記曾子傳云孔子以曾參通孝道與之共著孝經近是或謂孔子假曾子之問而自著之或謂曾子之門人爲之皆非

論子思孟子未嘗引孝經

或問曾子後來傳道於子思孟子今中庸七

篇二書未嘗引及孝經何也曰中庸一書言命言性言教言子臣弟友言舜武之孝言周公之成德七篇中言仁義言性善言孩提愛親言堯舜之道不外孝弟無一非從孝經來不必引孝經也如中庸七篇亦未嘗引易葢深於孝經者不言孝經猶深於易者不言易也

論孝經非淺近

或問王安石以孝經爲淺近今觀是書似庸

淺子何以獨津津若有味乎其深嗜之也曰此理至近至遠至淺至深至庸至神卽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非不庸淺孔子猶以爲未能又如經中至德要道天經地義天地之性等語孔子以爲聖人之德無加于孝而學者反執安石之見目爲庸淺使聖經至今晦蒙殊爲扼腕

論孝經與論語說孝同異

或問孝經與論語說孝同異曰論語答子夏

色難即孝經愛親之旨答子游不敬何別即孝經敬親之旨答武伯謹疾即不敢毀傷之旨答懿子以禮即不陷親於不義之旨稱閔子人無間言即行成名立之旨其理一也然皆舉孝之一端而言若孝經言孝之始孝之中孝之終則孝之全體大用備矣且論語論孝大抵在事親上說孝經論孝大抵在立身行道德教治化上說此論孝之大者也非徒爲曾子言蓋爲天下

後世之君天下者言也

論孝經今古文之異

或問孝經何以謂之今文曰今文孝經本河間人顏芝之所藏漢初其子貞卽出之皆隸書故謂今文河間獻王之奏卽今文也按漢藝文志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隋經籍志劉向典較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卽今石臺所傳者是也但

原本無題名耳

或問孝經何以復有古文曰古文孝經相傳爲孔鮒藏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壁閒金石絲竹聲得孔鮒所藏虞夏商周古尚書及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時人無能知者孔安國以所聞伏生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更以竹簡寫之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天府以待能者安國復作傳獻之遭巫蠱事不及施

行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其書無傳漢末
購求遺書東萊張霸詭言受古文書成帝
徵至較其書非是斥去隋劉炫又因王邵
所得市上陳人本序其得喪講於人間漸
聞朝廷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壁
舊本臨川吳氏曰古文劉向嘗手較魏
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十八
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非漢世
孔壁中之古文也

論孝經宜從今文

或問孝經既有今古文之異宜何從曰孝經今古文之異特以其字有隸書與蝌蚪之異耳非謂其文義之有古今也然今文之出在漢惠帝時而古文之出在武帝時已不無先後矣且今文歷漢唐至今累世通行而古文經梁亂其書已亡失無存隋時所稱得古文孝經者非安國本也或張霸劉炫之徒增減今文以自異耳學者好是

古非今多右古文於今文其實非也故孝經以今文爲正

論孝經章第題名

或問孝經分章第何如曰漢藝文志孝經一篇十八章邢昺正義孝經劉向定一十八章蓋孔子口授曾子時原無章第但一十八章相傳已久且卷帙既多不得統同無別即分章第於義理無礙今倣中庸右第某章例仍爲十八章而不列名

或問近儒多謂不宜分章第子猶分右第某章與石臺本某章第一何異且得無分裂聖經乎曰石臺本如開宗明義章第一天子章第二皆直綴之經前似嫌分裂今止於經文後註右第某章分之則十八章合之則一篇又何分裂之嫌

或問開宗明義等題名何如曰孝經原無題名劉向較經籍不列名又有荀㬥集錄及諸家疏並無題名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

皇侃標其目冠於章首至唐玄宗時集議
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
乃知題名皆後人所爲非原本也且名多
不雅又不親切宜删去爲當

論孝經不當分經列傳

或問孝經分經列傳何如曰此因紫陽取古
文孝經刋其誤者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其
原本止曰此一節孔曾問答之言疑所謂
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

傳記以釋經文乃經之傳也然雖註有此
一節當爲傳之某章而於經文未嘗移易
一字後人遂盡顛倒移易之而曰右經一
章右傳之首章之類皆附會之也至臨川
吳氏又更復竄改亦爲經一章傳十二章
自云不欲傳之亦非定筆
或問大學經一章傳十章孝經以大學之例
推之似亦當分經傳乎曰此亦泥自天子
至於庶人至末之有也末段結語相似而

云然耳不知大學首章止列三綱領八條目而未及發揮故曾子雜引孔子之言立傳以釋之章旨始明若孝經首言至德要道次言孝德之本次言孝之始終次言五等之孝即於本章已發揮詳盡何必更立傳以釋之且孔子論孝曾子傳經皆無明訓而後人附會輒割裂經文以就已立傳何也又況大學傳雖亦引孔子之言却有曾子立論甚多又有起有結有引有解其

爲傳明矣孝經則甚哉孝之大也以後俱曾子問而孔子言之豈作傳者全無一字一句出於自巳手筆又如諫爭喪親等章于傳說不去却云不解經而別發一義於傳何居

或問傳釋之說世儒多尊信之子獨以爲非何也曰如謂前六章爲經後十二章皆采輯平日之言爲傳則孔子數百言不知下日從何人發之而他書畧無紀錄且果雜

引記傳及平日之言則甚哉孝之大也曾子何所聞而發此嘆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曾子又何所聞而發此問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曾子所聞者何而夫子所命者又何其出於一時問答甚明何傳之有

或問今
國家功令遵朱註似孝經亦當遵刊誤曰觀
朱子自云曰疑曰質曰或曰且曰僭罪曰

未敢則刋誤未定筆也況刋誤章第皆後人分裂註解皆後人擬議非朱子親筆也若謂功令遵朱則尚書戴禮春秋諸註固不盡出朱子豈可因功令遵朱而信朱子未定之筆且信他人附會之書乎朱子復起不易吾言矣

論孝經不當改移

或問近世刋刻孝經有移明王事父孝在君子事上章後者有移君子之教以孝在甚

哉孝之大也前者其他破析章第離合段落甚或摘其一二句移於別句之下抽其一二段厠於他章之中豈孔曾遺經劉向較定便章章有斷韋錯簡至此乎曰此皆學者欲徇己意便於習讀不自覺其侮聖言也孝經本文前後脉絡貫通精神照應若熟讀細玩深思其理自知此經一脉相生一氣相貫其一字不可竄易

論孝經不當增減

或問古文孝經比今文增減數十字如何曰且如自天子至於庶人增以下二字是何言歟增言之不通也五字其他章又增數字又增閨門章二十四字反覆玩味似非聖人口氣又如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蓋天子之孝蓋諸侯之孝等語減去數也字其他章減去也字更多便覺辭句突兀至於天性君臣之義減去二也字更於文理欠通反覆玩味亦非聖人口氣聖人氣

象從容詞句婉曲一唱三歎有餘不盡必不如此吳氏謂增比今文徒爲冗羨減比今文更覺突兀信夫乃近世儒者亦多率臆增減字句皆無取焉

孝經或問卷之一 終

孝經或問卷之二

明新安呂維祺著

論孝經全篇大指

或問孝經全篇大指曰一部孝經只是德教二字孝德之本教所由生是一部孝經綱領孝經重天子故德教二字獨于天子章發之諸侯以下皆各有德教而皆天子教之也甚哉孝之大也二章則因曾子贊之而言德以及于教配天章則又因曾子之

疑問而前言聖人之德可以生敎後言聖人之敎必本于德其下五章皆反覆申言德敎而已諫爭章又因曾子疑問而更端言之事父孝章則復言德敎功化之極至矣盡矣事上章又拙出事君一事喪親章又拙出事親全終一大事而末總結之總是言德而敎在其中其精約貫串變化之妙非惟漢儒不能及卽仲閔游夏之輩亦不能贊一詞經書中惟易文言繫辭書人

心惟危十六字及大學聖經篇相似餘書無此等文字

論經內稱先王明王聖人君子

或問經內或稱先王或稱明王或稱聖人君子何也曰先王以位言而德在其中聖人君子以德言而位在其中明王則德位兼言之然或意義所至各舉所重猶中庸所稱至誠至聖聖人君子非有軒輊等次也惟事其先王之先王則指明王之先王而

君子之事親孝君子之事上則指在下之君子耳

論首章仲尼居曾子侍

或問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劉炫古文有閒字坐字今文無何也曰仲尼凥居卽閒居也許愼學古孝經其說文自序云稱引孝經論語皆古文也今按說文凥字下引仲尼凥無閒字則眞古文孝經原無閒字而劉炫古文之僞可知矣若曾子侍卽侍坐也

何以知之曰以下文曾子辟席則知之矣如論語六言六蔽問對并未言侍而下文有居吾語汝四字則知子路必侍立矣古人文義簡貴如此

論先王有至德要道

或問孝經以先王立言者何也曰此先王即後章之明王也以此立言葢謂孝道最大非明王不能全盡其曰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古昔聖明之世太

和至順景象恍然如睹而孔子欲輔明王孝治之意情見乎詞矣

論孝德之本教所由生

或問何謂孝德之本教所由生曰德以仁爲長仁莫愛愛莫切于愛親故孝爲德之本本立而道生事君事兄事長修身齊家睦宗信友仁民愛物參天兩地窮神知化無一不自孝中流出故教之所由生必本于孝也然德即爲教教不離德明德新民豈

是兩事

論孝之始孝之終

或問何謂立身行道曰身者父母之身即天地之身此身既爲天地父母之身若不撑天柱地涵養學問立定根基便爲富貴功名毀譽利害人情世故勢熖邪說揺動傾墜如何能行此身所當行之道如何能揚名顯親立得定方行得正故下文止言終于立身

或問行道是得位事君否曰得志與民由之固是行道不得志獨行其道亦是行道若得位事君止是行道中一節耳

或問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爲君子之所貴乎曰子爲賢人則顯父母爲賢人之父母子爲聖人則其父母爲聖人之父母故實至而名必隨之若不至揚名便是立身行道不完美若有意求名便是立身行道不眞切

或問孝之始終分先後否曰孝之始是言孝之托始根基孝之終是言孝之完全成就邢昺正義曰不敢毀傷闔棺乃止立身行道弱冠須明此何常過然分判先後也

論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或問事親事君立身曰愛敬盡于事親事親也以孝事君則忠事君也修身慎行立身也

或問事親事君立身之目曰居則致其敬養

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事親之目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事君之目也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立身之目也

或問始中終之義曰譬如果木始猶根荄也終猶根榦枝葉花果之全體也中猶發榮敷暢於其中也事親則孝之根荄培矣立身則孝之全體具矣事君則環于一孝之

間而發榮敷暢以充大其孝而已原無起
初中間末後之分

或問事君爲中諸侯卿大夫士皆有君可事
孝有中矣天子庶人將無孝之中乎曰天
子事天地猶臣之事君也庶人事長上亦
猶臣之事君也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
無始中終之孝

論引詩書

或問先儒謂孝經引詩書以雜乎其間多不

親切且使文意分斷間隔故刪去引書者一引詩者四何如曰孔子常言無徵不信如表記坊記節節皆引經語爲証蓋立言法也觀古詩書註疏往往各自爲說而古人所引多屬斷章取義何可一切以本文律之即如本經所引又未嘗不親切如論孝之始終引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蓋立孝在修德當以立身行道爲重也論天子之孝引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蓋言

孝感之機係於天子一人也諸侯之孝謂
戰戰兢兢者葢言諸侯思社稷民人之重
故不敢驕溢敗度而後爲孝也卿大夫謂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葢言卿大夫出而
事君則當致謹言行而無時敢忘君也士
謂夙興夜寐無忝所生者葢言士當早夜
不敢即安而後可以事上顯親也諸如此
類皆有與義即如大學中庸孟子亦多引
詩書相証何常分斷間隔

論引詩書不必移屬下章

或問近儒有謂庶人章不可無引詩遂以首章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移屬下天子章而以一人有慶等詩書移屬下章謂如此經文始全是否曰引詩各有意義如首章無念爾祖卽上文以顯父母意聿修厥德卽上文立身行道意若屬之天子章殊無意味且一人有慶指天子也移之諸侯諸侯可當一人乎以事一人指王朝卿大夫事

天子也移之士士可即事一人乎況移引
詩者又酷信古文而古文庶人章加子曰
二字則此五章一有子曰三無子曰於屬
詞之體亦似悖謬不倫

論經內子曰非引語亦非分斷間隔

與問孝經自首章至庶人章俱似一時語而
天子章加子曰二字且後章加子曰者甚
多有謂子曰字于經文分斷間隔又謂後
章子曰爲曾子引孔子之言然否曰凡無

發問而稱子曰者必言甫竟而又言之或問答偶間而更端言之或緊要提醒而諄諄言之原非引語亦非有所分斷間隔惟庶人章古文刪子曰者一配天章古文加子曰者二殊屬蛇足細玩自見

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

或問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孝何以不專言事親曰天子以天下爲孝諸侯卿大夫以有國有家爲孝當時天子德教不行於四

海諸侯一味驕滿卿大夫一味僭僞士一味泄沓便是立身有虧貽辱父母孔子如此立訓正是切時對症之藥正是事親關緊處

或問先儒謂孝經諸侯卿大夫士三章詞語繁複疑有掇取他書附會其間者然否曰諸侯卿大夫士三章俱是先論其理合如此下文方接各人身上是該盡合如此即天子章如愛親四語亦是論理如此下緊

接云愛敬盡于事親方著在天子身上葢聖人之言反覆詠歎從容不迫深有意義非如後人之言一出無餘味也惟庶人之孝明白易見故直截說去此聖人立言之妙也

或問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孝皆曰葢而下必引詩書庶人則獨言此又不引詩書何也曰天子孝道最大其當盡之道亦無窮今所言特其約畧耳即諸侯卿大夫士亦

然故言葢葢者約畧不盡之詞也然猶恐不足取信必引詩書證之若庶人之孝只此數事便巳都盡故直指之曰此巳明白矣又何必引詩書乎

論天子之孝

或問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邢昺正義謂天子施敎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惡慢其親是否曰非也不敢者兢兢業業小心之極卽匹夫匹婦以爲勝予不敢遺

小國之臣之心也謂天子施教化是後一層事下文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言施教化耳

或問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何分別曰百姓是畿內百姓四海則通天下而言之如堯典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卽加於百姓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卽刑於四海也

論諸侯之孝

或問諸侯之孝必曰富貴不離其身夫富貴

者君子不以累其心何故諸侯偏以此垂戒曰富貴在諸侯爲最要緊上承先業下啟後裔富貴可輕社稷民人可輕乎且長守富貴者在於不驕不溢蓋就守富貴之根本言耳此正爲諸侯垂戒最親切

或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詩先儒欲刪之可乎曰此一部孝經心法孔曾相傳惟此三語爲最精切卽堯舜之欽明溫恭禹湯文武之祗台聖敬敬止執競不

過如此所以曾子有疾傳門弟子亦只口咏此詩三語而已曾子傳孔子之道傳此者也孝德之本本此者也何可刪也

論卿大夫之孝

或問卿大夫之孝前言法服法言德行三者中丞言行二者而不及服似抵牾且于言行又反覆言之似重複然末又總結三者何也曰卿大夫立朝敷奏接賓出使將命有德服言行三者最重故首言之然服明

自易見而言行尤重故中止申言行而不及服要之三者不可缺一故末又總結之中三聯一步緊承一步何曾重複掛漏

或問何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曰擇者擇其言行之盡善與否也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若所言所行無一不本于孝雖擇其何言行爲盡善何言行爲未盡善而無可擇處所以言行雖至滿天下而無口過無怨惡

論士之孝

或問人子之于父母其因心之愛一也今曰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豈愛母果有不足必資取愛父之愛以愛之乎曰人子愛親之心皆出天性有何不足必待資取蓋言愛母之愛與愛父之愛雖一而愛母之愛世或有流于狎恩情愛而不自覺者惟事父之愛便有嚴敬之意存于愛中取此以事母乃爲眞愛至愛耳謂資于事父以

事母非謂資於愛父以愛母細玩之始知
聖言精微

或問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有謂以事兄之敬事長者是否曰此敬即上文敬同取敬之敬以孝之孝兼愛敬而言也以敬之敬則但言敬而已本文原無事兄意不必贅入

論庶人之孝

或問分地之利古文爲因地之利因字似比

分字爲精曰分卽因也論語五穀不分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卽因之也

論孝無終始

或問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邢昺正義及近儒皆謂孝道徹始徹終有何終始始終此患不及假於文義爲遁乎何以獨舉曰此經一部前後照應此終始二字卽首章孝之始孝之終始于事親終于立身之終始也孝無終始事親立身[illegible]

就豈有禍患不及之理患字對上保守等字不能保守卽有禍患又觀下文災害禍亂五刑大亂等語乃知孔子爲天子庶人通設此戒至爲嚴切與大學本亂末治所薄者厚結語酷相似

論天經地義

或問此章首云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何以承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又何以承云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而不言經義近儒有改利

爲義者如何曰聖人之言變化無端而各極其至固非可以經生之見律之也既曰天經地義下文止曰天地之經則義在其中下文又變經言明變義言利謂利可改義則明亦可改經乎此利字即易經利者義之和不得無不利之利明即經利即義非二也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論天經配天二章非雜取左傳

或問先儒謂自夫孝天之經也至因地之利

皆雜取左傳所載子太叔爲趙簡子道子産之言惟易禮字爲孝字叉嚴父配天章以順則逆以下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上文不相應然乎曰孔子述而不作豈古有是言而孔子述之耶然左氏之學博而言夸其作傳多借他人姓名古人文字以發抒自己議論蓋當時孝經尚未行或者左氏取經言以自文之耶如易文言元者善之長也等語皆孔子

之言也而左氏取爲穆姜之言可謂孔子文言雜取穆姜耶

論先王見敎之可以化民

或問先儒謂先王見敎之可以化民與上文不相屬又謂溫公改敎爲孝乃得粗通而下文總義敬讓禮樂好惡都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否曰此章因曾子贊孝之大而反覆推廣言之夫孝天之經一段略應夫

孝德之本也先王見敎之可以化民一段

暗應敎之所由生也身敎之敎即承其敎

不肅而成之敎何謂不嚴博愛德義五段

皆自孝之德施於敎者而言何謂不應既

未見其所出而必謂取他書成文過矣

或問先儒謂先王見敎之可以化民而後以

身先之於理已悖然否曰先王即下章明

王明王見道理極明孔子因先王敎民以

身先之而斷之曰先王見理之明如此非

謂見其如此而後始以身先之也見字要看得活

或問溫公改教爲孝何如曰教即孝之教也教字自親切不必改孝溫公改教爲孝不知此經總爲德教二字而發此蓋謂政教皆可以化民而政之化民不如教之化民故必以教化先之即孟子所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教二字自有別

論博愛

或問論語博施濟衆與韓愈博愛之謂仁學者多非之孝經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似非立愛惟親之序曰此博愛與子貢博濟韓愈博愛不同彼是泛論濟人愛人此則專就孝親而言博愛謂廣其愛於親非泛愛衆人也且博之云者卽事父母能竭其力左右就養無方孝子惟巧變孝子不匱聚百順以事親之謂竭也無方也巧變也不匱也聚也皆博愛之義也

或問博愛謂博愛其親其說何據曰博盡也致也備也大也通也經文云愛敬盡于事親又云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又云孝莫大於嚴父又云無所不通此皆博愛其親之義學者不可不知

論引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或問先儒謂引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爲不親切鄭氏註謂無天子在上之詩義取大

臣助君行化然則此詩宜刪否曰古人引
詩多斷章取義即如大學平天下章亦引
此詩朱子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
不謹在大學不可謂不親切也在孝經可
謂不親切乎且鄭氏別添大臣助君行化
一說亦支離

論明王孝治章

或問明王孝治章有言一明天子之孝一明
諸侯之孝一明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者是

否曰此因上章言孝之大而又推極言之以見孝之大如此也明王以孝治天下是孔子作經本意故已答曾子之問而又提出言之耳至有國有家之孝皆明王之孝有以致之也觀末段結云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乃知此章專為天子之孝而發

或問舊註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以為得彼懽心助其祭饗奉養是否曰此說固

之權心言萬國之人尊君親上同然無間人心和悅王業永固即後章所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不必專言祭享孝養

孝經或問卷之二 終

孝經或問卷之三

明新安呂維祺著

論天地之性人爲貴

或問天地之性人爲貴曰此何是全經精神所在葢天地之性卽父子之道天性之性卽綴不滅性之性三性字是孝經大開眼處近世學者無人識孝經中三性字

或問近世學者言性多矣何以無人識三性字曰凡言性者皆自孝經中三性字來孝

經者千古言性之祖也若舍孝經中孝字
別尋性命便是不識孝經中三性字

論周公嚴父配天

或問先儒謂嚴父配天孝之所以爲大者本
自有親切處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
爲人臣子皆得令將之心而反惰於大不
孝似此段與孝不親切曰此此盖極言孝之
大至於配天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
且中庸論舜武周公大孝達孝至於宗廟

饗之子孫保之追王上祀豈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乎不過言雖周公嚴父配天可謂孝道極盡其大然無加於孝之毫末也以見聖人之德無加於孝云爾可與中庸大孝等章例看

或問周公嚴父配天何如曰此是周公制禮之巧處武王身爲天子正可以遂其嚴父之心而后稷既已配天無兩配天之理周公制禮爲宗祀爲配上帝上帝即天也由

是得以曲盡其嚴父之心然亦因文王功德禮所宜爾非私意也故謂其孝爲達孝

論配天章上下文義聯屬

或問故親生之膝下先儒謂此段與上文不相聯屬故有分爲二章三章者有顚倒刪改者有加兩子曰者何如曰要知作經大義只是德教二字此擧嚴父配天一段言聖人之德如此而卽以生教故親生之膝下以下言聖人之教如此而卽本於德看

此有何不聯屬

或問故親生之以下與上文聯屬何如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親字卽應上文人之行莫大於孝孝字曰嚴嚴字卽應上文孝莫大於嚴父嚴字因嚴教敬卽曰嚴之嚴也因親教愛卽親生之親也

或問父子之道以下與上文聯屬何如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卽應親生之膝下及因親教愛君臣之義也卽應曰嚴及因嚴教敬

或問父母生之以下與上文聯屬何如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卽應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卽應君臣之義也

或問不愛其親與上文聯屬何如曰不愛其親卽承上文父母生之一段與上文親字愛字相應不敬其親卽承上文君親臨之一段與上文嚴字敬字相應

或問天性與天地之性兩性字同否曰同天地之性賦於父子父子之性卽天地之性

無論聖凡無論貴賤人人俱有人人該盡
人人欲盡聖人既自盡其性又教人使各
盡其性觀此兩性字正見此章上下文義
聯屬照應之妙
或問漢藝文志謂孝經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
皆異何也曰觀此愈知劉炫古文之僞而
不足信也古文既於父子之道上加子曰
二字突然說起有何意義又去二一也字故

其字讀突兀不成文理如曰天性又曰君臣之義成何文法故謂諸家說不安謂字讀皆異云爾若如今文有二也字何等順暢有何不安有何字讀皆異

或問朱子謂君臣之義下有脫簡何也曰朱子但據古文君臣之義爲何如何於父母生之句相接似有闕文未暇更覓今文細思之耳只看今文天性也君臣之義也有此二也字便上下聯屬自無脫簡之疑

或問先儒謂言思可道以下泛而不切何如

曰此正是明君子以愛敬立教之目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即首章所云立身行道之事葢本於愛敬之心者而即推此心以教人也何嘗泛而不切

論孝子事親

或問孝子事親章大意曰孝者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致敬五事事事親也不驕三事立身

也能事親立身所以爲孝驕亂爭不能立身也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不能事親也不能立身事親所以爲不孝

論五刑

或問孝經以德教立訓其言五刑者何也曰雖有德教不廢政刑五刑正所以弼教也古之聖王明刑祥刑省刑便是德教最眞切懇至處

論非聖非孝

或問吳氏解非聖非孝謂人所行非聖人之道子所行非孝道今子解作詆毀然乎曰孟子有云言則非先王之道朱子曰非詆毀也詆毀聖人詆毀孝道故爲大亂而聖人所必刑且要君之罪最重安得以不能學聖不能盡孝謂罪同要君乎非字當作詆毀爲是

論孝弟禮樂

或問孝弟禮樂四者旣並言之下文何爲專

承禮字豈禮果重於孝弟樂乎曰此此是聖筆精微變化處孝經雖愛敬並言而敬者尤爲孝子事親之本且爲千聖傳心之要故因禮之一字歸本於敬以見孝之宗指葢如此也然敬父敬兄即是申言孝弟予悅弟悅悅即是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即是申言樂何等精微變化

論敬父敬兄敬君

或問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邢昺朱申周翰董鼎皆謂敬人之父兄與君今子謂敬自己父兄與君何也曰玩其字意乃是自敬其父兄與君耳且與下文敬一人相應若敬人之父兄與君則敬千萬人矣安得謂之敬寡悅衆安得謂之要道

論君子之教以孝

或問教以孝乃是君子教天下以各行其孝

所謂以順天下也引詩後始推本於至德耳今子謂教以孝即躬行孝道以教之何也曰此教以孝卽承上敬其父之孝也謂君子之教天下以我躬行之孝云爾若止空說教人行孝便是言教之教非身先之教也引詩咏嘆乃是極言身先之教順民如此其大以異於後世之以言教者耳非謂前止言教人行孝末推本於自已行孝也

或問君子之教以孝若云君子教以躬行之孝何以又云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曰正合如此葢上文既言敬其父則子悅明謂君子躬行其孝以教人子矣此又言君子躬行其孝以教人子者非必徧告人子以我之孝也第以我所躬行之孝立的於此象揞如彼天下之爲子者自然各敬其父是乃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無非反覆申言以德生教其感化人之神速不測如

此

論名立於後世

或問孝經首章言揚名於後世此章又言名立於後世豈聖人教人好名乎曰聖人何常教人好名但名不稱於後世者必其實未至也玩行成於內乃知君子之孝弟忠惟是闇然內修不求人知全無好名之意故前曰揚名此曰名立猶言植標於此而後世自稱揚之也論語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焉亦是此意

論閨門章

或問古文有閨門之內一章二十四字今文無此世儒多謂司馬貞削閨門章爲玄宗諱然否曰閨門章古文有今文無非貞削之也按玉海會要唐開元七年三月一日勑孝經尚書有古今文孔鄭註旨趣頗多踳駁令諸儒質定六日劉子玄議行孔廢鄭司馬貞議鄭孔俱行五月五日詔鄭仍

舊行孔註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頗為獎飾據此則司馬貞同尊主今文今文原無貞何常削之乎且玄宗亦謂孔鄭兼行豈玄宗不自諱而貞代諱之乎儒者立言之不察類如此

或問閨門章於義何如曰今玩其文義如具禮巳乎百姓徒役等語殊淺鄙不倫吳氏謂劉炫偽增無疑先臣宋濂亦云諸儒於經文大指未見有所發揮而斷斷紛紜抑

末耳

論子不可以不爭於父

或問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而孝經乃云當不義子不可以不爭於父爭與責有異乎曰父子之間事事而責望之督責之情豈能堪惟當不義則爭之如號泣而隨起敬起孝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便有許多婉曲引掖之意

論明王事父孝章

或問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鄭氏謂王者敬事宗廟故事天地能明察也孫本註明王推所以事父者事天於郊而其理明推所以事母者事地於社而其義察何如曰事父母凡先意承志立身行道顯親揚名繼志述事皆是不專言宗廟祭饗事天地凡郊禘調燮財成輔相皆是不專言郊社

或問神明彰矣玩本文止言彰而予謂天時

順而休徵協應地道寧而萬物咸若何也
曰上言事天明事地察下言神明彰便有
中和位育天清地寧光景若不至位育清
寧神明於何而彰書曰至誠感神詩云降
福穰穰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即神明
彰之義也
或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吳氏謂宜屬鬼神
著矣之下何如曰此章極言明王孝道感
通之大至於天地神明無不感格故緊承

之曰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次段又就孝道
感通之大復申言之而累承之曰宗廟致
敬鬼神著矣末段乃總承之曰孝弟之至
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聖筆精微
變化言簡意盡如此此若謂著察彰矣二句
文法協比改寫連屬似非闕文之說
或問神明四海原不並重蓋光四海尚章已
言此則專重通神明耳且此章止有感通
意無應意子何以註相爲感應也曰玩光

於四海之光似較前章所言更有光輝發越顯榮暢達淪浹融液之象即是過化存神帝力何有地位故極言之曰光於四海也光四海與通神明原不分輕重玩無所不通無思不服便有感應意思在

或問經云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有其事乎曰人君果能篤行大孝以化天下到至極處自能使天地人物戎狄豚魚金石草木無不靈通感化說苑曰舜行孝道

天下化之鑾輅率服麟鳳在郊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自是實理實事

論進思盡忠

或問進思盡忠之義曰忠臣事君如孝子事親忠者蓋自其不敢自欺盡心無隱之結念言之也必正心誠意愛君憂國引君當道志仁一片忠誠蘊結於內乃可以昭德塞違繩愆補闕所謂補過將順匡救其皆

本於忠乎不然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况
君父之前徒翹其過以爲名所以上下猜
忌而不相親以此

論退思補過

或問退思補過是補君之過是補己之過曰
人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只見得自己有
過故所思補者直補己之過耳且盡忠匡
救卽是補君之過夫國罔日夜而計過無
憾而後卽安

論上下相親

或問上下相親曰古人謂君爲君父臣爲臣子又謂君爲元首腹心臣爲股肱耳目乃知君臣雖分上下實如一家之父子一身之同體也原自相親此親字即親生膝下之親引爲愛字即因親教愛之愛經云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若非親愛本於天性如何移得

或問臣子事親事君同一親愛如存羨慊橘

不失爲孝而獻大龍團小龍團者人以爲諂豈忠孝有二乎曰忠孝雖無二理親愛雖無二心然經云母取其愛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可見君子事上貴在正色立朝責難陳善格君心之非陳堯舜之道耳若小忠小愛非所以爲忠也不可不辨之於微

論引詩中心藏之

或問引詩中心藏之者何也曰中心者忠也

即進思盡忠之忠也言君子忠君之心存於中心隱微之地而默藏之其中有蘊結而不可解者故忠愛篤至處聖危明防微杜漸曲盡其忠如易所云有孚盈缶納約自牖遇主於巷皆忠愛之至也故中心藏之之忠與沽名市直表暴於外之忠自異

論孝子喪親

或問以喪親章終之何也曰此又總承上文言孝子事親不獨生前如此愛敬死後亦

無所不至其極如此哀戚蓋亦廣喪則致
哀祭則致嚴之意所以末段又總結之

論毀不滅性

或問毀不滅性何也曰此性即天地之性即
父子相傳之性人得氣以生得性以爲生
生之本若毀而傷生則滅性矣人之所以
參天地而體受歸全揚名顯親者恃有此
性在也滅性則參天地顯父母屬之誰乎
故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

論孝子之事親終

或問首章曰孝之終又曰終於立身末章曰孝子之事親終矣三終字同否曰三終字皆同然有終親之身者有終子之身者愛敬哀戚卽事親之完局也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卽愛敬哀戚之完局也

論孝經當寶加表章頒行

或問儒者皆謂孝經宜頒之學官何如曰孝經者五經之總會百王之大法也王安石

以偏拗之學罷黜孝經秦火雖烈猶不數
年而復於漢安石何人乃敢侮聖人之言
使至德要道之眞經廢錮五百餘年其禍
較秦火更烈矣今
皇上屢諭表章孝經小學小學已頒行矣獨
孝經尚屬闕典則
明王孝治之隆端有望於今日爾
或問頒之學官一本作學官孰是曰皆是也
學官者學較之官牆指其地言之也學官

者司教鐸之官皆其人言之也

或問王安石罷黜孝經經筵不以進講久矣今議經筵日講以此啟沃聖心可乎曰我

皇上以孝道風示天下屢諭表章必爲聖心所樂嗜者況其書明白簡易又廣大精微宜令儒臣進講以資啟沃此固在我

皇上之力行之爾

或問令　東宮出閣講學孝經可進講乎曰

孔子有云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又云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孟子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皇太子養蒙作聖宜以孝弟爲先合無勑令儒臣明白進講更敎　皇太子朝夕玩味異日爲太平有道天子以成作聖之功接唐虞之統始基之矣是　東宮講讀宜以孝經爲第一義

或問孝經文義不多當附何經曰漢時行孝經者有附論語有附孟子今行孝經直當自爲一經不必附他經但令習本經者俱

通孝經則天下無不習孝經之士人而孔
子眞經大行於
今日矣
或問小場問出孝經題或作論或作制義是
矣鄉會場既有三書四經再加孝經文不
太多乎曰不必加也三書仍舊但減本經
一篇即加孝經一篇序於書文後經文前
仍爲七篇似覺妥當
或問

祖制取士未嘗有孝經今添習之且加孝經
一篇藏本經一篇毋乃非祖制乎曰中庸
有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
也祖制設科後來漸有變通如大全須於
成祖小學須於
今上此正善繼善述之大者不爲變祖制也
或問宋程明道看詳武學添習孝經今尚可
做行之乎曰如漢世虎賁飛騎羽林期門
皆令習讀如何武學不可須行然何獨武

學卽天下各王府及公侯暨紳宗學俱當
頒行以示明王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俱
在於此
或問今欲復古辟舉孝廉之法何如曰辟舉
不復欲士人砥行風俗醇篤以復古雍熙
之化不可得也況
聖天子巳復辟舉矣宜特頒綸諭使天下尊
崇孝經共篤孝道令撫按每歲舉真孝友
廉讓有志有爲者二三人或聞令撫按學

臣毋州縣各舉一人如扳貢例即慮有僞行冒售徇私濫舉者務嚴舉錯連坐之法可也

論表章孝經之効

或問行孝經之効何如曰姑言其小者如仇覽以之化頑郦原以之屏虎顧懽以之瘥病徐份讀之而父病頓愈馮亮執之而素霧彌天盧操讀之而惡少感化馮元尹夢龍誦之書之而畀夢吞蓮群烏集樹孝經

感應之理焉可誣也況
聖天子以此倡明德教其
天地効靈鬼神助順黎民感孚厥効當未可
盡述也

論元隱士預期表章孝經

或問元隱士釣滄子預期五百年必有明王
興起表章孝經朱鴻謂必仙家者流其言
是否曰釣滄子未必是仙家蓋賢人而隱
者此必不欲仕故隱其姓名其言蓋有道

者之言也今我

皇上適當五百年之期而拳拳表章是經乃知聖經興廢自有天意存乎其間者釣滄子其知

天乎

論孝經不宜與忠經並稱

或問世儒多以孝經與忠經並稱可乎曰不可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作孝經爲萬世

帝王法馬融乃敢僭擬之乎據融之意謂

衆善咸起於忠故孝行章曰君子行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然則隱居之士終不得言孝乎必先以忠與中於事君之旨悖矣且孝經立訓言事君者不一而足第十七章更詳言之融不贅乎至忠經中謂引夫子之言而多叅臆撰試比而觀之無論其文字猥鄙其意義亦索然無餘味以擬孝經何異井之窺天蠡之測海也

論孝經十二字之傳

或問堯舜禹之傳何如曰堯舜禹之傳十六字何謂十六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也孔曾之傳何如曰孔曾之傳十二字何謂十二字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十二字也蓋此十二字是孝經最切要處孔子以此傳曾子曾子以此傳門弟子所以謂曾子之傳得其宗也

論孝經帝王聖賢傳孝心法

或問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孝經亦可一言以蔽之乎曰敬而已矣敬者帝王聖賢傳孝之心法也堯舜之精一執中孔曾之戰兢臨履皆敬也此孔子孝經之作所以上接堯舜之統下啟萬世之傳也有志堯舜孔曾之傳者其深留意焉

孝經或問卷之三 終

孝經翼

先生之弟吉公與先生輯錄大全
又作孝經翼或問之義

明新安呂維祺著

按經中毎毎言順一曰以順天下再曰以順天下又曰四國順之順民如此其大何也順者孝之歸也孝親者聚百順故孝治天下者亦順而已矣順則和和則無怨是以懽心衆而親安之

身動物也見異而遷故曰立道定理也待人而行故曰行行道所以立身也故下文止曰

終於立身

何謂事親曰致敬五句事親之目也安親二字事親之綱也何謂立身曰言思六句立身之目也愼行二字立身之綱也

夫子分別五孝於天子四章用葢字庶人章用此字何若是其異乎曰葢者審量之詞天子至士章似非顯言養親者實乃所以爲孝也且其分量各自不同故用葢字此者直指之詞庶人章明言養父母之爲孝也且其職

分不過如此故用此字

諸侯庶人地位懸矣其日制節謹度與謹身節用語意無别何也凡人一有奢侈之心則用不繼一有放肆之念則禍乃作故曰節曰謹無上下一也

讀卿大夫章首節服先而言行後似服重次節申言行而不及服似服輕斯何以故葢吾人居身應人顯著者服也故先愼服一啟口而卽有言故次愼言迨處事接物而行乃見

故次愼行此先後之次第也但服易而言行難故申言行而不及服豈有輕重於其間哉故末節總結之曰三者備

士有祿位言保祿位巳矣必言祭祀者無廢先祀所以為孝也諸侯保社稷卿大夫守宗廟不言祭祀者社稷宗廟皆有事於祭祀也保守無失其孝在是

愛敬者孝之實際也愛而不敬則愛不至敬而不愛則敬不眞二者闕一焉不可也曰親

曰嚴愛敬之原也曰慈曰恭愛敬之形也曰忠曰順愛敬之推也曰惡曰慢愛敬之反也曰德曰禮愛敬之成也分之爲敬爲樂爲憂爲哀爲嚴約之爲安皆愛敬也夫孝道無方愛敬而已矣

政教雖並言而教則可以化民先王知之故先之以博愛德義敬讓禮樂好惡以身教也身先之教是謂德教斯民從之不以身先之雖訓誨皆至德仍是政而已矣則民弗從

事親者不難於備物而難於得人之懽心難於致巳之樂以懽樂事親者親未有不懽樂者也孝莫大乎是

經中三言性天地者性之大原也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天地之靈性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孝非外襲性之德也故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身非空㲉形色性也故曰毁不滅性盡性所以立身立身所以孝親孝親所以事天地

父子之道天性一節承上因本說來爲下節張本曰天性見子之於父本親也曰君臣之義見子之於父本嚴也以父子言有生之脈焉是爲續以天性言有親之道焉以義言有君之象焉是爲厚惟續莫大故他人不得間親惟厚莫重故愛敬不得薄親彼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亦忘本極矣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順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

逆也以順之事而逆行之民何則焉雖得之
照民無則何言雖强民從而得之於民夫亦
畏而不愛則而不象矣故君子不貴也
言思可道二句各進一步說言思可道言而
思見諸行也行思可樂行而思慊於心也
德義可尊豈德義猶有不尊與曰如不愛敬
其親而愛敬他人其愛敬人也雖亦博德義
之名乎甚可鄙也故曰德義可尊
孝子之事親章首節即始於事親之意次節

卽終於立身之意合言之而始成孝

人之行莫大於孝罪莫大於不孝惟父母之

大於天地並者也夫不孝之罪莫大而人豈

甘爲不孝由邪說惑人而不知孝之是也孝

則爲順爲安爲和爲善不孝則爲悖爲逆爲

凶爲亂奈何有非孝者非孝者與於不孝之

甚者也論不孝而及此亦春秋誅討亂賊治

其黨與之法也

理同則任人取是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

長則順德盛而應不窮是以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順親爲子而從令非孝敬親以大義也此可以知順之意矣喪致其哀而毀不滅性重親之遺體也此可以思哀之道矣凡此皆所以抑賢智也

將順匡救字各二意美初萌則將之已形則順之惡初萌則匡之已形則救之此臣職也然其得君處全在進忠補過上忠已之美也

過已之惡也已無美何以引君於美已有惡何以糾君之惡君必曰是弔名也是謗我也上下之不相親以此

事父主愛而曰孝莫大於嚴父敬以成其愛也事君主敬而曰上下能相親愛以成其敬也此皆就人不足處言也

刻孝經大全後跋

孝經乃

先太傅苦心潛究躬行實踐之書也憶琳

幼時口授句讀卽以課訓每見自公退食

無不與此書寢食後漸知書先太傅卽指

示曰孔子欲發明王孝治之旨故删述後

作孝經以爲六經之統會猶滙江河而歸

諸海揭日月而懸中天也秦火熾而經藏

魯壁壞而經見孔傳既亡鄭註無徵古文

僞作於王邵劉炫之徒而紛紛聚訟穿鑿文義即紫陽涑水亦多未定王安石乃廢聖誣經遂與春秋並斥人皆知安石爲孔子之罪人而不知諸家之割裂爲尤甚又曰爲人君父而不知孝經則必無以立德教之極爲人臣子而不知孝經則必無以盡忠孝之倫千古聖賢之道只是一孝千古聖賢之孝只是一敬堯舜心傳在精一十六字孔曾心傳在戰兢十二字以故苦

心二十餘年其於經文奉之如神明師保一字不敢增減移易此本義大全或問所由纂註也殆先太傅以身殉義遭遇兵燹不肖兄弟每奉是書避亂於河之南北僅不絶如綫琳以巳亥謬叨一第急欲

廷對進呈須行是書顧逡巡未敢伯氏毎貽書相戒以夙興勿忝之義且謂孝經未行深有日湮之慮自先太傅手註孝經而芝十八莖生於庭乃甲午於今新安青要諸

山又芝草徧生意者孔子二千載之精神以待

聖王之闢翼躬行必有爲之叶應者耶遂於癸卯之秋梓於淮上嗟乎大全諸書存而千古學問經術之原帝王德教政刑之本庶不燬於秦火擬於安石割裂㓗㑡於諸氏之說固聖道之所係氣運之所關也寧獨不肖兄弟所深幸也哉

康熙二年癸卯九月既望不肖男兆琳敬述